

【历史尘烟】

□智效民

新闻记者是令人羡慕的职业,故而有“无冕之王”的美誉;新闻记者又是容易堕落的职业,因此有“无魂之鬼”的骂名。王芸生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报人之一,在这方面,他有深切的体会。

那是1929年夏天,上海新闻界的一个考察团到天津访问,天津同行在大华饭店设宴欢迎,王芸生有幸躬逢其盛。宴会结束后,他走出饭店,在门口听到车夫们议论:“今天到这里来吃饭的都是干报馆的,他们大半都不是好人。”这一年夏天,正好是王芸生辞去天津《商报》总编辑,转而加盟《大公报》的时候,这句话对他刺激很大,并成为不断鞭策他的一种力量。

王芸生1901年9月出生于天津。因家境贫寒,他仅仅读了八年私塾。辍学后开始学徒,因为喜欢读书看报,初次投稿便被采用,为此他辞去工作,企图以稿费谋生。没想到从此屡投不中,他只好又去学徒。大革命时,王芸生先后加入国共两党,并南下上

【域外走笔】

□肖复兴

新学期开始之后,布鲁明顿打破了夏天的宁静,一下子热闹了起来。原本清静疏朗的街道上,人流密集了起来,就连整个夏天几乎看不见人等车的公共汽车站,也挤满了提着大兜小兜的人。走在商店、饭馆或超市里,到处可以看见长着亚洲面孔的年轻人,他们大多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。

在印第安纳大学的校园里,更可以看到许多中国的留学生。布鲁明顿是座大学城,学生有3万多,占了全城的一半,结束了暑假归来的学生们,让城市的人口忽然膨胀了起来。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位老教授告诉我,这里每年本科的新生有一千多,来自中国的学生占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二。

在这里还能够看见很多年纪大些的中国人,他们都是不远万里陪孩子来学校报到的家长。他们是为儿行千里而担忧的有情父母,也是有钱的父母。在校园附近的街道上,我常常会遇到他们,有几次他们向我打听路,问我附近有什么中餐馆,他们说学校环境很美,一切都好,就是美国的伙食孩子吃不习惯。而在市中心仅有的几家中餐小店,无论卖的炒菜还是面条或自助餐,味道都不怎么样,但在那里,我常常看见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,差强人意地让孩子和他们自己顽固的胃得到片刻的舒服。

印第安纳大学在美国州立大学里算不错的,它在美国大学中排80名前后,并不是最好的大学。来自中国的留学生,也相应不是成绩最优秀的学生。更优秀的学生,会进入哈佛、耶鲁、普林斯顿等常青藤大学。到这里读书的中国留学生,不少是考中国一类大学有些勉强,又不甘心上二类大学,便选择出

王芸生:为记者“招魂”

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外交形势吧,他没有使用激烈的言辞。不过,仅仅是“招魂”二字,就足以表达他的思想感情。

海,与博古合编过几种党内报刊。“四·一二”政变后,面对社会黑暗和政治纷争,他发现自己虽然厕身于报界,却不是一个独立的敢说真话的报人。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,他在《大公报》发表声明,谢绝一切政治活动,专心从事新闻工作。

进入《大公报》以后,该报“不党、不卖、不私、不盲”的宗旨以及“报纸最高目标是能代表国民说话”的理念,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。没有几年,他就以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》的系列文章而声名鹊起。1936年5月,他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演讲时,又重提旧事,谈到车夫们的那句话。他说:“我当时听了这话很生气,但一转念,则觉得这未始不是一般社会对于新闻界的一种批评。”为此,他提出新闻记者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:第一要以“不矜奇,不立异,老老实实,平平常常”的态度来培养健康的舆论环境;第二,要以做好人的勇气来洗刷新闻界的耻辱,改变老百姓的看法;第三,要以国

家的利益为重,用“威武不能屈,富贵不能淫”的精神做好本职工作。

抗日战争前夕,王芸生听说有一批新闻记者将在日本人的资助下赴日考察,又写下《招魂》一文。文章说,自从那次挨骂之后,他就立志把新闻工作当成一种好人的事业。这样做纵然对国家社会无益,也不至于有害。文章还说,新闻记者很容易受人恭维,被人诱惑,因此新闻记者一定要有坚贞的人格操守,要有为国家为人类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。否则,他就不配做无冕之王,而只是一个无魂之鬼。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外交形势吧,他没有使用激烈的言辞。不过,仅仅是“招魂”二字,就足以表达他的思想感情。

1944年,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再次请王芸生前去讲演。这时候他已担任《大公报》主编,进一步认识到新闻记者最需要仗义执言,敢说真话;最忌讳趋炎附势,阿谀逢迎。他告诫大家: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,被“抓到刑

场,揪住小辫子,钢刀一举,咔嚓一声的时候,小子,你要一声不吭,咬紧牙关顶得住,才算得是一条好汉,一个好记者。”这幽默风趣,掷地有声的话,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就在这一年冬天,国民党中宣部因为放弃长沙举行记者招待会,主持人在回答问题时以军事机密为由,唯唯诺诺,吞吞吐吐,引来记者们的一片嘘声。在座的财政部长俞鸿均出面解围,王芸生看不下去,便拍案而起大声喝道:“究竟机什么密啊!……真是岂有此理!”抗战胜利后,为了揭露官场腐败,反对当局镇压学生运动,他还多次与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据理力争,以至于面红耳赤,不欢而散……

作为王芸生的良师益友,张季鸾曾经说过:《大公报》人是“但本良发言,不计利害毁誉”。拿这句话来衡量王芸生的记者生涯,可谓恰如其分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,著有《长袍与牢骚》)

留学不是涮羊肉

即便留学真的可以是一锅涮羊肉,也得看自己是不是羊肉,如果是马肉或蛇肉,纵使再沸腾的汤锅和美味的作料,也是断然涮不成秋补的羊肉的。



国留学,很多是国内留学中介机构帮助他们选择了这样适配的大学。

印第安纳大学本科生每年的学费是3万多美金,住和吃等其他费用加起来需要1万多美金,这样,不算每年回国探亲的飞机票,一个留学生每年需要5万美金。这样的费用,对于大学而言,成为一笔收入。美国经济危机以来,大学的资金捉襟见肘,需要开源节流,近几年,美国大学和我们的大学一样也玩起了“扩招”,而且无形中增大了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的接收比例,成绩要求自然也有所下降。看当地报纸转引《华盛顿月刊》的报道,美国大学的留学生不到六年增加了20万,其中超过16万来自中国。这些留学生所缴纳的全额学费,填补着大学经费的窟窿。同样,印第安纳大学这几年中国留学生的人数也在增加。这样一笔开销,对于中国的家长而言,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四年本科读下来,家长一共得准备下20万美金,折合120多万元人民币。印第安纳大学的音乐学院和商学院都非常有名,在全美一直名列前茅,但每年的学费

要更高一些。

这样昂贵的花销,供一个孩子到这里上大学,到底值得不值得,是很多家长心头的困惑。因为,四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,一般会很难,而回国工作也并不容易,“海龟”变“海带”的现实,已经积重难返。接着读研,如果没有奖学金,那么要继续花一大笔钱,对于家长而言,这几乎成了无底洞,而前途依然未卜。中国留学热潮中的孩子和家长,很多是对中国教育的现实不满,对美国的教育又如盲人摸象,全凭媒介的宣传,家长之间的传染和想当然,多少有些盲目。如今像是坐上了热气球,欲罢不能,上不去也下不来,只能任凭风吹,吹到哪儿是哪儿,随遇而安,任命运安排。

其实,对于家长而言,花钱是次要的。中国家长是世界上最舍得为孩子教育投资的。过去有句俗语叫做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大学,指的就是家长这样的拳拳心意和心气。更重要的是随着留学热的升温,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,出现的心理和精神的问题,远不是钱能找补

回来的。在布鲁明顿读当地报纸,看到这样一组数字,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,今年留学生将超过50万,是13年前的20倍;连续四年,中国成为赴美留学生总数最多的国家,而且每年呈递增的趋势发展,仅去年相比较前年,本科生的增长率就有31%。而高中生来美留学的上涨趋势更为触目惊心,七年以来居然暴增365倍。在这样热度居高不下的留学热潮中,很多学生和家长的钱是准备好了,但心理准备却不足。须知,世界上很多东西不是钱能买到的,教育尤其如此。教育需要投资,但同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,其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相辅相成的融合,是成功的必要条件。

前不久,在离布鲁明顿不太远的伊利诺伊州大学和香槟校区发生了凶杀案,一个数学的男博士生残忍地杀死了一个学艺术的女硕士生,两人都是中国留学生。起因其实很简单,不过是因为恋情的变异。如果心理足够健全和理智,便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读当地报纸,还看到这样一条消息,一个从中国到美国加州留学的高中生,放暑假回国拿到家长给他的3万美金的学费,他回到美国,出入赌场,七天就把这3万美金赌得精光。想想这样的留学生,他们的家长如今该是何等的后悔不迭。留学不是秋后的涮羊肉,放进汤锅里涮一涮,生肉片就可以变成美味的熟肉片了。即便留学真的可以是一锅涮羊肉,也得看自己是不是羊肉,如果是马肉或蛇肉,纵使再沸腾的汤锅和美味的作料,也是断然涮不成秋补的羊肉的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)

去美国之前,有朋友开玩笑说:别把中国货当美国特产买回来啊!我自付走了很多国家,英文不算纯熟,但Made in China几个字还是不会认错的。而且我的兴趣也不在购物,陪着别人转商场,总觉得没有什么要买,多时髦的东西家里都有啊!

其实,在美国要买到纯美国产的东西,还真的不易。像苹果电脑、爱疯手机,那没得说,是美国货,但产地也不好说。我这次去的俄勒冈州,耐克的总部就在波特兰附近,那里好多地方都有耐克的工厂店,但里面的鞋啊衣服啊,却都是亚洲一些小国生产的,耐克总部并不生产这些东西,主要负责设计和全球生产协调,据说只有耐克鞋的鞋垫是在美国生产的,因为其生产技术严格保密。

【以文为戈】

中国货

□刘武

我从俄勒冈州东部的山区往回走时,途经一个名叫“Brother”(兄弟)的小地方,路边只有一家小商店兼饭店,也可以加油,店里只有一位老大娘,既当售货员,又当服务员,还当厨师,忙得不亦乐乎。那里面卖的都是具有印第安风情的物品,我吃过饭后看了看,对其中雕饰精美的刀子比较感兴趣,就把老大娘喊过来,掏钱买了一把。等上车离开这里后,我拿出刀子认真欣赏起来,却惊奇地发现刀口的底部刻了小小的China一词。我暗暗大叫一声:坑爹啊!跑到美国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来,居然买来的还是中国产品,你说中国产品的渗透力太强呢,还是美国的劳动力太贵了,连一个老大娘都当三个年轻妹子使?!

后来我去俄勒冈州南部的一个印第安人市场闲逛,那里一个个货摊上摆放着所谓印第安人的宝石、项链、刀具、布艺等东西,都号称是他们的手工制品,我怎么看都像中国的地摊货,估计都是从中国回来的。其实想想就明白,美国人都不花精力去生产这些小工艺品,所剩无几的印第安人就更不会去制作这些首饰或工艺品了,他们享受着美国政府给予的优惠待遇,拿着高额补助,还可以开赌场,哪里还用得着干那些粗活?

去加州洛杉矶的好莱坞时,发现柯达公司破产后,著名的柯达剧院也改名叫杜比剧院了。而中国戏院的大门上,也赫然挂上了“TCL Chinese Theatre”的条幅,它居然也被中国产品冠名了。我想到旁边的商店里买一些好莱坞风格的纪念品,选来选去,居然发现那些小玩意儿基本都是中国造。我觉得,从美国旅游回来的中国人,能一件中国货都不买回来还真真是个本事。

不久前,美国最大的“汽车城”底特律申请破产保护,传统产业工人失业严重,美国的支柱产业近些年渐渐转向高科技产业、清洁能源产业,而把低端生产的渠道放到了海外。加州就是从葡萄园的农业生产直接跃升到高科技产业的典范,因此,这里没有出现传统加工工业的污染,也没有密集的生产线和工人。硅谷的那些科技公司绝大多数都建得像花园一样,看不到北京中关村那种密集的写字楼和匆忙得像蚂蚁一样的员工。

当年,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,日本的汽车、家电纷纷涌入美国,占领了美国大片的市场。现在,虽然中国产品充斥的只是美国日常的生活市场,但未来也难免有中国的更多产品占据美国的中高端消费市场。这一方面需要中国的制造业继续努力,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美国的市场机制。估计再过很多年到美国,中国游客还真没什么好买的,因为很可能高科技产品也是中国造的。

(本文作者为央视电影频道导演,作家)